



乐丽特 de 恋情

〔美〕唐纳·威提克 著
高辉 程淑菊 宋伟建 译

沈阳出版社

朱丽特的恋情

〔美〕唐纳·威提克 著

高辉 程淑菊 宋伟建 译

沈阳出版社

责任编辑 冯传玺

封面设计 冯守哲

责任校对 李雪艳

朱丽特的恋情

[美] 唐纳·威提克 著

高 辉 程淑菊 宋伟健 译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沈阳市新华书店发行

铁岭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45千字

印张 6.7 印数 20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ISEN 7-80556-255-5/I.104

定价 - 2.50元

内 容 提 要

从小失去父母的美国姑娘朱丽特由侨居在西班牙的伯父威尔抚养成人。20岁时，她结识了西班牙贵族瓦拉凯茨兄弟罗尔和帕布罗，她那惊人的美貌、纯真独立的个性使罗尔兄弟倾倒。而朱丽特则深深地迷恋着魁梧潇洒、持重老练的罗尔。帕布罗为了得到她，到处扬言朱丽特爱他，要与他结婚。罗尔和威尔信以为真，便同意了这桩婚事。朱丽特伤透了心，但不忍与伯父争吵，便与在当地卖唱的歌手贝尼一道出走。一年之后，朱丽特因伯父遭受车祸重返伯父身边，她与罗尔重逢。罗尔由于误解了她和贝尼的关系，以为她失去了贞洁，对她十分鄙视，可又无法抗拒她的魅力，便竭力要把她据为情妇。朱丽特渴望屈服于他的追求，满足他对她的一切欲望，但不甘忍受他对她的偏见，因此在感情上倍受煎熬。他们就这样既互相仇视又互相吸引。经过感情的交流，横在他们之间的种种误解消除了。他们终于结为伉俪，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完完全全获得了对方。

一条曲折的山路沿着西班牙的内华达山蜿蜒而下，山下是威严茂密的松林和栗树林环绕着的山谷，山谷里，格拉那达城隐约可见，在夕阳的余晖下闪着金光。城中，一片布满岩石的高地上，矗立着一座古老的摩尔式城堡——阿尔汗布拉城堡。城堡在郁郁葱葱的柏树和松树的环抱之中，象一块黄色的宝石，闪闪发光。

一辆摇摇欲坠的赭橙色大篷车正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行驶。朱丽特·麦凯忧郁地凝视着窗外，把一缕被太阳照染上许多斑纹的柔发在手指上绕来绕去，轻轻叹了口气。尽管格拉那达景色迷人，她还是不愿回到那里去。

“我简直不能相信，”贝尼·塔尔玛吉打断了她的沉思，眼睛却依然盯着弯曲的山路，“我们在加昂要唱上两个晚上；还在塞维尔城订了整整一周的合同，而且是和一家咖啡馆签定了这么长时间的演唱合同。朱丽特，去年最令我得意的事就是和你交上了朋友，和你交朋友的唯一理由就是你总是能创造奇迹。我真想不到，你居然能说服那里的经理，答应我们在那儿唱上整整一个星期。”

“这是做生意的秘诀，”朱丽特诡秘地说着，朝他亲昵地笑了笑，“如果我把秘诀告诉你，你可能就不再需要我这个朋友了。”

“不会的。”贝尼笑嘻嘻地回答，“我要是去揽生意，准会一败涂地。”

朱丽特用力挥了下手，表示不同意他的说法。“你是一

位‘艺术家’，用不着去搞交际，只要有你的艺术天才就够了。”她对他开着玩笑，勉强笑了笑。

看到她那强作出的欢笑，贝尼皱了皱眉，又转过头忧虑地凝视着路面。“你知道，你现在改变主意还为时不晚，”他突然说道，“如果你不愿去格拉那达，只要说出来，我们就不在那儿停留，直奔加昂。”

“不。”她摇了摇头，猛地抬起她那小巧而坚毅的下巴，“不！我们要在那儿停脚。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是走到底的好。”

“为什么？”贝尼哼着鼻子说，一面把贴在前额上的蓬乱的头发理到后边，“你敢肯定你对你的决定不会后悔吗？”

“当然，我敢肯定。至少我得看望一下我的威尔伯父。”

“你什么都不欠他的。”贝尼吼起来，“我真不明白，他那样摆布了你之后，你竟然还要见他。他急欲成为西班牙贵族中的一员，不惜强迫你和帕布罗结婚，我希望你没有忘记他对你的所作所为。”

朱丽特耸了耸肩。贝尼的妻子霍丽坐在他们两人中间，这时，她转向贝尼，厌烦地叹了口气。“她当然不会忘记，你这个蠢虫。”她责备道，“你说话别那么没深没浅的。”

“不是我说话没深浅，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贝尼不耐烦地为自己辩解着，变得面红耳赤，“我真不明白，她怎么能……”

“我也不明白，我怎么能对今天早晨从马拉加的报纸上看到的消息漠然置之、无动于衷。”朱丽特坚定地打断了他的话，“威尔伯父出了车祸，我必须去看看他。不管怎么说，九年前，当我需要他帮助的时候，他没有袖手旁观。我

父母在那次飞机失事中身亡后，他毫不犹豫地收养了我。一个五十六岁的老单身汉照料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这对他说来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对我非常好，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当我在这个突然变得陌生了的世界中感到孤独时，是他保护了我。你好象忘了，他并不是必须为我做这些事的，他完全可以不收留我，让我接受国家的抚养。但是，他没有那么做。”

“这我知道。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权利迫使你那个富有的花花公子帕布罗结婚，他有这个权利吗？”贝尼气愤地说道，“回答我，他有权利吗？当然，他没有这个权利，这也清楚。十一个月前你从格拉吉达出走，不就是因为这个吗？你不愿意和他争吵，就一走了之了。”

“是的，可是……”朱丽特耸了耸肩，扭头又向窗外望去，沉思着说道，“我觉得我永远也搞不明白这些事，威尔伯父象是世界上最不赞成包办婚姻的人了。他总是那么浪漫，他竟能卖掉加里福尼亚生意兴隆的美术馆，冒着风险，在格拉那达又开办了一个。他这样做，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他十分迷恋西班牙的古老的社会传统吗？而这里的古老传统又使他那么富于幻想，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认为，这使他变得象我去做一个招揽生意的人那样糟糕。”贝尼生硬地反驳说，“他不得不把美术馆的一半股份卖给有势力的上层人物罗尔·瓦拉凯茨，很显然，他的生意并不兴隆。罗尔很有影响，无论是什么样的艺术家，只要罗尔展出了他的作品，他就可以一举成名。他在格拉吉达还需要一个美术馆，这样一来，他在西班牙的每个城市都拥有一个美术馆了，是吗？我真觉得奇怪，在他和你伯父合作之

前，他在格拉吉达怎么没有美术馆呢？”

“不，他有。”朱丽特说道，“现在他在那儿有两个美术馆了。”

贝尼猛地转过头来盯着她，眼里闪着疑惑的神色说：

“他为什么要在同一个城市里开两家美术馆呢？这很令人费解，除非……除非你和他幼稚的小弟弟的婚事是这宗交易中的一部分。他同意拯救你伯父的美术馆，也许是因为你将与帕布罗结婚？”

“简直太可笑了！”朱丽特笑着摇了摇头，接着说道，“你把帕布罗看得一钱不值了，简直成了情场上中末等奖的人，不得不接受那种毫无头脑的女人。虽然我不想嫁给他，但是，我敢向你保证，在整个西班牙，到处都有年轻的小姐渴望在她们的手指上带上他的戒指。他既富有又漂亮，而且象孩子一样可爱。所以，我认为罗尔没有必要为给他的弟弟找个新娘而煞费苦心。”

“可是他并没有反对这桩包办的婚姻，不是吗？”贝尼争辩道。

朱丽特的微笑消失了，霍丽觉察到了这一点，赶忙调解说，“别生贝尼的气，你知道他就爱胡思乱想。我相信罗尔并没有和你伯父做交易，你也相信这一点，是吗？”

“是的，我当然相信。”朱丽特小声说着，小巧玲珑的面孔失去了平素的生气。她摊开双手做出了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不过贝尼有一点是对的。罗尔对我和帕布罗结婚并不反对。事实上，帕布罗说，罗尔认为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所以我不希望在格拉那达看见他。我想他不会欢迎我的。我还要告诉你们，如果他要别人对他感到畏惧，他是有

这个威慑力的。”

“是吗？你为什么害怕这个？”贝尼嘲弄地说着，拧起眉头，若有所思地向她投去怀疑的一瞥，“我想我去年的看法大概是对的？你对罗尔也许比对他的弟弟更感兴趣。这才是你不想在这儿见到他的真正原因吧？”

朱丽特感到双颊涌上一股红潮，她希望贝尼能够终止这些令她难堪的推理。她又很快地把头扭向窗外，对他的话避而不答。这时霍丽又出面调解了，朱丽特感激地朝她笑了笑。

“贝尼，你真太多嘴了，”他的妻子责备地说，“你不该管那么多事。”

他们唇枪舌战，开始了关于婚姻问题的争论。这一对夫妇争得面红耳赤，朱丽特则退至一旁，暗自责备自己不应该在这么长时间过后还想着罗尔。他们第一次见面，她就被他迷住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好象很喜欢她，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刻，无话不说。后来，她对他的感情迅速升华到具有浪漫色彩了，可他却一味地宠爱着她，好象把她当成一个年幼无知的孩子。只是除了那一次……那天晚上，她和伯父、罗尔还有帕布罗出去吃晚饭。罗尔大方地请她跳舞，她高兴极了。第一次处在他那强有力的、奇妙的保护般的拥抱之中，她陶醉了，心跳也慌乱了。他用强壮有力的两臂搂着她，将她轻盈的身子靠在他那结实健壮的身上，一股暖热和男人们所特有的菜烟气味从他身上散发出来，攫住了她的心。她感觉到他身上蕴藏着一种力量，这力量既使她兴奋又使她害怕。跳完舞，她不由得朝他仰起脸来，嫣然一笑。他那迷人的绿色眼睛里流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情感，他的眸子紧紧地盯着她那茫然迷惑的眼睛。罗尔微低下那满是

黑发的头。一时间，她紧张得难以呼吸，确信他会吻她。然而，他并没有那么做。从那以后，他又仅仅把她看成一个有趣的孩子了。但是当 she 得知罗尔同意帕布罗和她结婚时，她还是感到一种受骗的滋味。“傻瓜，”她这么叫着自己。象罗尔这样老于世故的人，怎么也不会对象她这样幼稚的姑娘感兴趣的。可是，尽管她认识到这一点，她一想到他，心还是禁不住怦怦直跳，她愁眉不展地转向窗外。终于，她使自己相信，她所遭受的，不过是女学生那种不理智的恋爱所常有的烦恼，如果她还理智，就应该把他忘掉。象她这样涉世不深的女孩子是无法得到罗尔这样的男人的，就好象得不到彩虹两端的金罐一样。

朱丽特又转向她的朋友，发现霍丽正在贝尼的脸上轻轻地亲吻着，她的琥珀色的眼睛里跳跃着一丝笑意。显然，他们那突然爆发的争吵又突然结束了，正象他们所有的日常拌嘴那样。朱丽特时常想，他们这样嬉戏似的斗嘴只不过是想要多一点重归于好的机会罢了，事实上，他们彼此都爱得发狂。对此，朱丽特真是谢天谢地。尽管十一个月前她和贝尼一块儿从格拉吉达出走，她却不能使自己回报他对自己所抱有的那种浪漫的情感。因此，两星期后，当他们在马德里结识了霍丽，贝尼真诚地爱上了这个纤细的黑发姑娘时，她才轻松下来。一星期后，贝尼和霍丽结了婚，两个月后，他们就准备做父母了。如果有人愿意听的话，贝尼就会骄傲地向他们炫耀这件事。

就是现在，当他用手按了一下霍丽那突起的肚子时，他还是神秘地笑了。“嘿，这小家伙还使劲蹬腿呢，”他用惊恐的声调叫道，一边把手缩了回去，对妻子笑笑，“你感觉

到那小家伙在动了吗，亲爱的？”

“我要是感觉不出来，我倒想知道谁还能感觉出来。”霍丽抢白了他一句，看到他意识到他的问题是多么愚蠢，她用手抚摸着他的脸，嘻嘻地笑了。

朱丽特也跟着笑起来。可是，在后来的一刻钟里，她的心跳的越来越快，快得使她感到要呕吐。大篷车在山村中行驶着。这儿的山村到处是苍翠浓郁的树木，一条灌渠从中横穿而过，宛如一条银带。山坡上的土壤很肥沃，到处点缀着被精心管理着的绿油油的葡萄园。然而，朱丽特对这一切几乎视而不见。汽车驶入格拉吉达市郊，一排排新建的公寓出现在路两旁。她挺直脊背坐了起来。在富饶的维加平原的边缘，格拉吉达市的一幢幢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内华达山脉覆盖着雪白的山顶为这个古朴美丽的城市增添了一幅壮观的背景。狭长灰暗的街道两侧是白色的房屋，房顶在夕阳余辉的照耀下，象被擦亮的铜镜一样闪闪发光。这些房屋的阳台都是用饰有图案的铁栏围成，上面缀满了鲜花，为这些式样单调，白得耀眼的房子增加了些色彩。

贝尼对通往威尔·麦凯家的路很熟，朱丽特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贝尼已把车停在一座窄窄的，带有灰色百叶窗的房子前，这是一座白色的三层楼房。这条街的两旁长满了柏树，这里住的都是格拉那达最有名望的老户人家。

朱丽特盯着那扇闪闪发亮的赤红色前门，使劲吸了口气，她忽然想告诉贝尼启动汽车，带她远远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她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她不愿意当懦夫。她还是有勇气在这里住上几夜，去医院探望几次威尔伯父的。当然，她不会让伯父重新挑起关于帕布罗的争吵。

“噢，我们到了。”霍丽毫无必要地催促着，朝朱丽特关切地笑笑，“你真的不想让我们跟你进去吗？”

朱丽特咬着下唇，摇了摇头，继续盯着那幢房子。

“嗯，谢谢。我知道你们着急赶到加昂，我也认为你们应该快点赶路。特别是你，霍丽，明晚演出前你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我们不能让你太劳累了。”

这位即将成为母亲的女人咧嘴笑了。“以后的几天里，没有你在我身边忙前忙后的，我该想你了。”她哭丧着脸说，“与贝尼和你在一起，我好象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公主。再说，没有你为我们当家理财，我和贝尼很可能会垮下来。所以，你别在这儿停太长时间，不然，我们会沦落街头乞讨要饭的。”

“是啊，你可不能在这里久留，否则的话，我们在一周之内就会贫困潦倒了。”贝尼也随声附和着。为了掩盖他对朱莉特过分依赖的情感，他对妻子眨眨眼，开玩笑地补充说：“她能理财当然是件好事，可是她要唱歌，肯定不会挣钱的，说起来真太糟糕了，这个女孩子竟然五音不全。”

“你说的不对，贝尼。”霍丽马上反驳道，“我听说过朱莉特在澡盆里唱歌，她有一副甜润的嗓音。”

“象一个烫伤的猫。”贝尼调皮地坚持说，“我第一次听到她唱歌，是在另外一个房间。我以为她伤了自己，疼痛得呻吟呢，就赶忙向她的房间跑去。”

朱丽特朝他皱了皱鼻子，但她琥珀色的眼睛并没有任何笑意。尽管她知道贝尼是想驱走她的烦恼，但她心事重重，什么也无法使她打起精神。她最担忧的是伯父的伤，报纸上的那则新闻对此没有具体报道，只是提到他已被送往医院接

受治疗。她所能够做到的一切就是祈祷他的伤不是太重。然而，他们见面时，即使他的伤情没严重到不能和她讲话的程度，她也不知道他们彼此能说些什么。

她正在为这一时刻的到来发愁。最后她横下心来，坚定地端平双肩，拿起钱包，匆匆地握了一下霍丽的手。“好了，就这样了，你们俩去加昂的路上要小心，我后天就去那儿看你们。”

霍丽皱起眉头说：“你真的不想让我们回来接你吗？我不愿意让你乘公共汽车。”

“路不远，乘公共汽车也没关系。再说，你的身体状况也不允许你走太多的路，除非是万不得已。”朱丽特在霍丽的前额上轻轻吻了一下，又向贝尼微微点了下头。“你给我把车后的门打开好吗？我要拿提箱。”

“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觉得必须在这儿久呆。”他又旧话重提，“你伯父那么挖空心思让你和一个你不爱的人结婚，就不应该期待你来和他重新团圆。”贝尼的表情非常固执，可是看到他妻子向他投来的警告的一瞥，他便缄默不语了。他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下了车。

朱丽特也跟着他下了车，跳到大街上。

贝尼打开车后门，把她那饰有羽毛的帆布箱拿了出来，朱丽特微笑着表示感谢。突然间，她觉得自己仿佛是向战场走去。她不愿惹伯父伤心，特别是在他受了伤的时候。但是，如果他还继续主张她和帕布罗结婚，她还是要坚决拒绝的。包办婚姻她是一辈子也不会接受的，她需要的是爱，如果她永远得不到爱，她宁愿独身生活。她警惕地注视着伯父的房子，叹了口气。这时，贝尼伸手笨拙地把她拉进怀里，

拍拍她的后背。她踮起脚尖，在他脸上轻轻吻了一下，便挣脱开身子，无可奈何地轻轻嘟哝着说道：“唉，我还是进去吧。”

贝尼点了点头，眼睛朝天空望去。“既然你一定要这样做，那就进去吧。只是别让你伯父吓唬住你，或者用他的伤情来左右你的感情。如果你碰上帕布罗或是罗尔·瓦拉凯茨，你一定要问问他们，看他们以为现在是什么年代。包办婚姻早已随着石器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朱丽特苦笑了一下，“我可以那样告诉帕布罗，可是罗尔就不同了。如果我对这些贵族传统表示不恭，他会把我投到地牢里去的。”贝尼眉头皱了起来，朱丽特拍拍他的胳膊，

“我是在骗你，我想他是没有地牢的。再说，我在这里也不一定能碰上他，所以，你们只管朝加昂赶路，不要为我担心，我在这儿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我已经长大了，会照料好自己的。”贝尼不情愿地点点头。朱丽特拎起箱子，不等他说什么，就咕哝了一句“后天见。”转身向伯父那古老别致的房子走去。

格拉吉达城所有的古老的住房都没有前院，威尔伯父的房子也是如此。房前有一个用扁石砌成的平台，中央立着一尊带有石座的塑像，塑像旁有一棵榆树，投下令人惬意的树荫。房子的跟前有一片长青灌木，二楼阳台上的葡萄藤蔓千姿百态的缠绕在弯成花纹状的铁栏杆上。朱丽特在闪着亮光的门前停了下来，嗅着空气中弥漫着的桔子和柠檬的略带酸味的馨香，脑海里涌现出无数往事。这些果树生长在房子的后院里，在那里她曾度过许多美好的时光，此时此刻，她心中泛起一股怀旧之情，使她不禁为自己的出走感到非常的

遗憾，可是现在想这些已毫无用处了。汽车的马达声在她身后响起，她转过身，向她的朋友挥手道别，然后，把手伸向前门，抓住门上那重重的黄铜门环。

可是，还没等她叩门，门就从里面猛地打开了。罗丝塔——威尔伯父的女管家兼厨娘激动地打着手势把她让进门。尽管她身材纤小，却结实精干。她热情地拥抱着朱丽特，一边象开机关枪似的用西班牙语说个不停。她说的话，朱丽特只能听懂一点点，因为她说得太快了，而且在那为期十一个月的旅游之中，朱丽特的西班牙语也变得荒疏了。罗丝塔还在喋喋不休地唠叨着，朱丽特笑了，抓住女管家那不停地挥动着的手。

“停一停，求求你说英语吧。别忘了，我不能象本族人那样说西班牙语。”

罗丝塔扫视了一下朱丽特的全身，棕色眼睛里激动、喜悦的光黯淡了下来，脸上那网状的皱纹也越发加深了。她猛地从朱丽特手中抽出一只手，不赞成地点动着一根细瘦的手指，“你做了一件很不光彩的事。”她严肃地责备道，“你的出走使大家都很难过，你还跟着一个愚蠢的小伙子搭伴儿。小姑娘，你为什么要干这样愚蠢的事呢？麦凯先生，他……”

“威尔伯父怎么样了？”朱丽特立刻打断了她的话，“我今天早上从报纸上看到他出了车祸，他伤得很厉害吗？”

“你还关心他呀？”罗丝塔嘲讽地谴责说，“去年，你离家出走，只给他来了几封信，而现在……”

“告诉我他怎么样了。”朱丽特央求她说“你以后再教训我，好吗？”

罗丝塔耸耸肩，很不情愿地停止了对朱丽特的教训，“麦凯先生的情况还不算太糟。他折断了一条腿，并且……她拍拍自己的脑袋，“他得了……你怎么叫它呢？脑碰撞？”

“脑震荡？”朱丽特轻声惊叫了起来，琥珀色的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担忧，“很严重吗？他还没有苏醒过来吗？”

“嗯，他今天早晨醒了，呼唤着你的名字。”罗丝塔又责备地用手指指点着她，“你不觉得惭愧吗，小姑娘？先生想见你见不到，自从你走后，他就很少笑。你为什么要和那个……那个摇摆舞歌手一起出走呢？”

罗丝塔轻蔑地吸了下鼻子，滑稽地扭动着臀部，模仿着摇摆舞歌手的动作。朱丽特终于忍俊不住，说：“贝尼不是摇摆舞歌手，他唱民谣和民歌。”

“那还不是一回事儿，”罗丝塔鄙夷地挥挥手，宣布道。她目光犀利，盯着朱丽特的眼睛说：“本来你能嫁到高贵的瓦拉凯茨家族，可你为什么偏偏看中了他那样的男孩子？或许是因为帕布罗要和你结婚你才跑的吧？如果是罗尔要娶你的话，你还会跑吗？嗯，小姑娘？”

朱丽特感到十分窘迫，一抹红晕浮上她的面颊。她半转过身，盯着前厅那粉刷的雪白的墙壁。“我不想谈论瓦拉凯茨先生。”她生硬地说，“我只想脱掉牛仔裤，换上套裙，去看望威尔伯父。”

“太早了。”罗丝塔说着，语气变得柔和了些。她伸手拍了拍朱丽特的胳膊，“你到八点才能去医院。从医院回来以后，我们一起吃晚饭，好吗？吃肉豌豆，你总是喜欢吃这个菜。今天在市场上，我买到一份鹰嘴豆，又黄又大，我用最

上等的猪肉、牛肉还有鸡肉和这些豆子炖在一起，一定美味可口，对吧？”

朱丽特不加思索地点点头，但并不真正热心于这顿美餐。以前，她常常喜欢在宽敞通风的小木桌旁和罗斯塔共享这种美味的菜肴，可她现在对什么都没胃口。她歉意地朝管家笑笑，“听起来真是好吃极了，但我并不饿，就是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可能也不会饿。”

“噢，你会饿的。”罗斯塔认真地说道。她又拉起朱丽特的胳膊，掂量着，而后摇摇头说：“太瘦了。”

“你总是说我瘦。”朱丽特抱怨着，但还是热诚地笑了笑，“如果依了你，你会让我吃得胖到把我所有的衣服都给撑破的。不过，我现在的的确不比以前瘦，我从来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大惊小怪的。”她俯身拎起手提箱，“我想我该去好好洗个澡了。”

“先喝杯浓咖啡。”罗斯塔命令道，一边指着大厅紧闭着的双扇大门，“去到大厅里坐着去，我去给你端咖啡。”

“可我真的不想喝咖啡，我只想……”

“到大厅里去坐着。”罗斯塔固执地重复着。

看来对管家只有无条件服从了，朱丽特走进大厅坐在那里。真不该坐在那儿，伯父最喜欢的房间引起了她太多的回忆。她坐在罩有深蓝色花缎套子的沙发上，不安地扭动着身子。她沉思着，盯着身旁红木圆桌上的那盏铜座灯，这所宽敞的、四周墙壁都是白色的大厅仅有这一盏灯照明，大厅的角落因光线不足而很阴暗。她微笑着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在那宁静的夏夜里，她和威尔伯父经常坐在这个大厅里，有时玩玩十五子游戏，有时玩纸牌。这种纸牌游戏被看作是一